

三幕舞台劇

伏虎記

雲 荒

世界譯著出版社印行

伏虎記

人物表

林虎聲：四十多歲，地主惡霸，陰狠毒辣。

林大媽：四十歲，其妻。

李媽：五十多歲，林家老女傭。

英：十七八歲，林家丫頭。

羅貴：三十多歲，雇貧農，老實忠厚。

羅花：二十多歲，年青貌秀，羅妻。

李貴財：二十多歲，雇貧農，李媽的兒子。

四喜：二十多歲，雇貧農。

王申明：三十歲，打鐵匠，農協會籌備委員。

朱大留：三十多歲，覺悟了的雇貧農。

吳平：二十多歲，鄉幹事，負責領導同志。

周遊：三十歲，舊社會折騰過來的知識份子。

張奇：三十多歲，潛伏的匪特。

劉四爺：四十多歲，富農，惡紳。

小霸王：三十歲，強盜。

二狗：二十多歲，流氓，林虎聲的走狗。

農民：甲、乙、丙、丁。

第一幕

時 間：一九五〇年，×月×日，晚上。

地 點：林虎聲的家。

登場人物：秀英

李媽

林大媽

林虎聲

二狗

周遊

李貴財

張奇

張富貴

佈景：林家客堂間，一切陳設，充滿着封建地主家庭的氣息，正中牆上掛着「天官賜福」的堂畫，旁懸對聯，靠壁正中是一張長條供桌，上面擺着些算盤、木魚、書硯等雜物，供桌當中放着香爐和燭台，紅燭高燒，晃晃發亮，緊接着供桌，當中放着一張大八仙桌。台左後壁有一門通內室，門上掛着布簾。台右後壁有一門通後院，經常開着，看得見裏面的天井。台右前方有一門通屋外。（左右以觀衆爲準）。晚上六七時光景，天井裏天色已經昏黑。

（幕徐啓）

秀英：（下簡稱秀）（在台上，正在揩抹客堂間的桌椅等，和八仙桌上放着的碗盞等物，心裏有委曲，不時偷擦一下眼淚）

李媽：（下簡稱媽）（天井裏的聲音）秀英！秀英！

秀：噢！（喉音發咽）

媽：（聲漸近）秀英！（李媽從右門外天井裏上，手裏抬着一隻活雞）秀英！

秀：什麼事？

媽：（看看沒有別人）秀英！妳幫我的忙！殺殺這隻雞，（嘆息）阿彌陀佛！我還把年紀囉！

還殺雞？真是遭孽哦！

秀：（一擦眼淚）

媽：（看見）秀英！妳怎麼啦？又是太太打了妳？（嘆氣）唉！想開點兒吧！（懊惱）半夜三更的，又請什麼客？真——是？！窮人吃不飽，有錢的吃不完！呃，秀英！妳幫幫我的忙，殺殺雞！

秀：（勉強收淚）嗯！我就來！

媽：（轉身，遲疑）秀英！客人什麼時候來哦？

秀：總得過一會兒吧！老爺還沒回來呀！

媽：（嘆氣）我這身子越來越不濟事了！忙上個半天，腰酸背脹的，唉！真——是，一年壞一年！

秀：（不服氣）誰說的？我聽別人說，現在解放軍來了，以後是我們窮人的天下了，說是一年要比一年好了！

媽：（搖頭）說什麼好？窮富是個命，像我！苦了一輩子，就指望個貴財，自個兒能買上畝把田種種，指望了一輩子，人也老了，眼也花了，還指望個屁？貴財同我一樣，生成的苦命，別說買田，連個媳婦兒也沒錢娶，唉！我真是……

秀：（難過）別說了，李媽！妳去燒水，我收拾好了，就來幫妳殺雞。

媽：（邊走邊說）唉！天老爺跟我一樣，也是花了眼！要不，那說……

秀：（聽到林大媽門內腳步聲，急催李媽）別說了！快走吧！快走吧！

林大媽：（下簡稱太）（由左門上，手捧水烟袋）秀英！事情不做，在扯些什麼？

媽：（加快腳步，撲過天井去了）

太：妳香爲什麼還不點上？

秀：噢，我就點。（急急點起香爐裏的香）

太：（怒目）早就告訴過妳了，香要早點，香要早點，點遲了，菩薩就不保佑。（喃喃咒罵，搶過秀英手裏的香，在供桌前叩拜上香，回身）李媽又在跟妳扯什麼？

秀：沒說什麼！

太：哼？！別瞞天騙地的，放著我不是響子，（拿起木魚槌，猛敲一下供桌上的木魚）妳別發瘋？妳當著這陣兒共產黨什麼來了，妳們就好抖起來了？哼！？二天中央軍就要回來，看妳瘋到什麼時候去？哼？！等膚臉好啦！（忿然，在八仙桌邊椅子上坐下）

秀：太太！我沒說什麼！

太：（瞋目）又是太太？

秀：噢，媽！

太：老爺（急改口）呃，妳爹關照過妳，叫妳以後別再叫我們老爺太太，要叫爹媽，死了頭，妳就是沒放在心上，（打量秀英）噢？妳爲什麼不換上那件新衣裳？妳爹說過，叫妳今後個穿得好一點，別再被破爛爛的，像個叫化子，回頭叫這班人秀見了，又說是我們有錢人家欺侮

你！聽嘛，還是這副叫化子相，生成的丫頭胚子，快換去，客人說不定就要來了！

秀：是！太太！

太：（大怒，將木魚擲一簸）死丫頭！死沒記心！死婊子！（站起來，咬牙切齒，在秀英身上亂打亂扭）

秀：（閃躲，哭泣）

太：（打得累了，喘息，兩手叉腰）還不給我滾？滾！滾下去！

秀：（急由右門下）

太：（看秀下，忿忿然，收拾桌上東西）

林虎聲：（下簡稱虎）（早已在大門外張頭探腦，這時見秀下，急急倉皇上，跑過舞台，自左門下）

太：（驚異）

虎：（由左門上，神色倉皇，但強自鎮定）

太：你怎麼了？（竭力打量虎）

虎：（掩飾，拍拍自己衣裳）沒什麼，沒什麼！別多問！別多問！

太：幹什麼這樣口慌慌張張的？

虎：別多問！別多問！我在門外（指大門）不小心摔了一下，天黑了，看不清楚！呃，沒什麼人

來過嗎？

太：有誰呀？——你上那兒去了？

虎：還不是請客人？他媽的，真是天翻地覆，驢子騎人了……

太：怎麼啦？

虎：怎麼？——壓啦？這造兒真是天下變了，窮人都翻什麼身了！他媽的，王申明這狗東西眼睛長上

額頭去了，好大的架子，我請客他都不來！

太：（小聲）你也說話小聲點兒。

虎：秀英！秀英，李媽！

秀：（石門內聲）噯！（匆匆上，換上了新衣裳）

虎：唔！（打量秀英，走過去）

秀：（害怕，後退）

虎：（命令）過來呀！怕什麼？

秀：（無奈，過來一點）

虎：（動手動脚捏衣裳）倒還真漂亮！

秀：（害羞，掙扎）

太：（醋意）你幹什麼？

虎：我看看她新衣裳，樣子倒真還不錯？

太：老來驕！你搞了多少女人還不够？連個丫頭都動手動腳放不過？

虎：別——胡說，別——胡說，秀英！茶都備齊了沒有？客人就要來了，關照李媽，叫弄好一點兒！

秀：是！（急由右門下）

太：老脾氣，就是改不了，江山好改，本性難移……

虎：好了！好了！別再囑囑了，（想起）呃，二狗啖？

太：我怎麼知道？

虎：妳怎麼不知道？

太：（恨氣恨聲地）他不找你去？

虎：他來過了？什麼時候來過？

太：吃飯時候來過。

虎：他說什麼沒有？

太：他說有什麼事找你當面說，我告訴他說你不在，他就走了。

虎：糟糕，我就找他去，（匆匆將去，又坐下椅子上，忙忙地拉端正鞋子襪子，起，匆匆自大門下）

太：（看虎下，恨恨地）老——來——驕？！

虎：（又匆匆返）呃，待會兒要是有人來了，就說我上張表弟那兒去了，就回來！（匆匆下）

太：（看虎走了，正要起立，忽聽大門外聲）

二狗：（下簡稱狗）（大門外聲）說過了，說過了……

虎：（大門外聲）正好！正好！（兩人入）

狗：林大媽！

太：二狗！

虎：真巧！出門口就碰上，呃，（向太）妳進去一會兒好不好？我跟二狗說幾句話。

太：好——！好——！（向狗）二狗！你坐坐去！

狗：好！好！

太：（拿了木魚，由左門下）

虎：（關上大門）事情怎麼樣？

狗：不大好。

虎：怎麼？有人看……看……

狗：不是，不是，這事兒沒什麼，我是說王申明他們的事情。

虎：怎麼樣？王申明……

狗：就是王申明，朱大留兩個人不好辦？

虎：他們怎麼說？

狗：他們說：田也不要，錢也不要，什麼都不要，就是要好好組織農會，什麼減租減息，說什麼

農會是大夥兒的事情囉！不能夠爲了個人福利，就忘了大夥兒窮百姓囉！一大套話……

虎：他媽的，倒真是有種！怪不得剛才王申明那狗東西看見我就躲躲閃閃的，他媽的！（咬牙）

慢慢兒來，慢慢兒來！

狗：別的都還算好辦！

虎：當真，羅富貴的事兒怎麼樣？

狗：他的事兒可真好辦，我一嚇唬他就答應了，押也壓上了。

虎：在那兒？給我看！

狗：（翻起衣裳，貼肉取出一張字據）

虎：（接過，匆匆一看，急急藏入自己衣裳裏）羅富貴沒說什麼？

狗：我說是大爺好意送你的！

虎：那麼，李貴財怎麼樣？

狗：噫——李貴財說——

虎：他說什麼？

狗：他說，他說從前你待他那末凶！爲什麼現在倒想起要送他這幾畝田？

虎：對，爹，他怎麼說？

狗：他想了半天，我又說了許多好聽的話，他想想，也就沒再說什麼。

虎：（聽了口氣）那——那……你說什麼事情不好了嘛？……

狗：（四顧無人）我打聽到說是這幾天縣裏要派武裝到鄉裏來，防範匪特！

虎：真的？

狗：怎麼會假？

虎（四顧，小聲）那你通知四爺他們了沒有？

狗：這……這還沒有。

虎：唔，這倒要趕快通知他們一聲，做個準備。

狗：那我就去。

虎：慢點兒！（附耳低聲）

狗：（點頭不已）我曉得，我曉得，是，是，是，好！（要走）

虎：呃，你記着，走小路，當心點兒！哦，哦，還有，你順便到小祠堂裏去一下，請那位周老師早點兒來！

狗：我剛剛走過小祠堂外邊兒，看見周老師瘋瘋癲癲又喝醉了，他說，馬上就要上你這兒來！

虎：（得意）嘿！嘿……他就是這個搽相，我就看準了這一點兒，昨天我又送了他一罇子好酒，好！二狗子，你這就去，小心點兒！

狗：我知道！（匆匆自大門下）

虎：（見二狗走了，撫首沉吟，半晌，輕輕鼓掌，自言自語）還怕他不要？……（自言自語，又舉足看看自己腳上的鞋子）

（大門外唱京戲聲）

周遊：（下簡稱周）（醉意醺醺，唱京戲，二簧正板入）

……打坐在梅龍鎖，想起了朝中，大事情……呃，林大爺！（一躬到地，做戲，唸京白。）小生用不着二狗再請，這遭兒自行投案，如命前來，老員外有何賜教？

虎：嘿……周先生光臨了，請坐！請坐！（叫人）秀英！泡茶！（向周）怎麼？周先生今天又喝夠了？酒不錯吧？！

周：哈……哈……（續唸京白）小生心高如天，命薄如紙，真是功名失意，借酒澆愁……

秀：（泡茶上）周先生用茶！

周：哦！哦！（坐下）

秀：（剪去燭花，點起桌上油燈，下）

虎：周先生！我拜托你的事怎麼樣了？

周：差點兒忘了，這件事，嚟……嚟……（喝茶）我今天上午又去找過那位吳同志。

虎：（滿臉堆笑，滿烟）哦，哦，辛苦周先生！辛苦周先生！他怎麼說？

周：你聽我說，（抽烟）這烟倒不壞，（看牌子）哦，大炮台，嚟，嚟！倒底不錯，（連吸幾口）我今天上午又去找那個吳同志，嚟，可真難找，找好半天才把他找到！唉！（感慨起來）現在共產黨可真不同囉！做事兒真是在做事兒，像那位什麼吳同志，從天亮忙到天黑，我看看兒就沒點兒閒工夫，老百姓對他可真好，吳同志長，吳同志短，這個叫，那個喊的，就親弟兄也比不上那股子親熱勁兒。（感慨起來）那像從前國民黨，大官兒，小官兒，對老百姓就像是對仇人一樣……

虎：（假笑）嚟……是倒是……不過，（挑撥）那像你周先生這樣兒人才，上過大學，唸過工程，爲什麼現在共產黨來了，還是沒有辦法唸？……嚟……

周：（有點結舌）……

虎：再說，國民黨在的時候，不好，不好，你周先生總還是在小學裏教教書，有碗飯吃，現在，嚟……嚟……爲什麼乾脆連飯碗兒都敲掉了唸？

周：（嘆氣）唉！（指自己鼻子）我？我是這輩子完了，（搖頭）完了！唸大學的時候，看不慣國民黨不抗日，又貪污，那時候年紀青，忍不住說了幾句正義話，發發牢騷，就被特務硬說我是共產黨，什麼赤色份子，把我弄去關了一陣子，出了學校，學的是工程，東飄西盪，找

不到事兒做，好容易找了個小公務員當當，一個月拿的錢，餓不死，吃不飽，到後來，一場大病，瘋瘋癲癲，人家就說我怎麼神經病，叫我周瘋子了。哈……哈……

虎：周先生真是滿腹詩書，一肚子牢騷，知識份子跟普通人不一樣，什麼事兒都看得週週到到，清清楚楚。

周：知識份子有屁用？像我……

虎：這——話倒實在，知識份子真是有什麼用了！你看！現在共產黨來了，什麼從前一個大字不識的人都抖起來了，這個委員，那個主任，真正笑死人，像那個打鐵的王申明都做起什麼黨備委員來了，你周先生人家可理也不理睬！

周：這——個，這個倒不是，我的事，吳同志也跟我懇切談過了，他說我酒喝多了，頭腦還不够清楚，舊社會把我弄成這個樣子，瘋瘋癲癲，不好再做小學生的老師，要害那些天真純潔的兒童，……他勸我以後不要再喝酒……

虎：嘿……也不過一套官腔……

周：（正色）這個倒不是，我自己也仔細想過，他的話對，我現在頭腦的確還沒有搞通，就說是酒吧！我每天還是少不了，幾杯酒下肚，瘋瘋癲癲，真不像個做老師的，呃，我這個人完了，過去不曉得是怎麼活過來的？！林大爺！吳同志這種人真是少啊！年紀不大，學問又好，什麼都懂，又真能幹，你要是能得上週末一個好女婿，可真不錯啊！

虎：（想起正事）話可扯遠了，當真，這頭親事，吳同志怎麼說？

周：我今天半天又跑去找他，我還沒開口，他就好像知道了我的心思一樣，早把話岔開了。

虎：照這樣兒看起來，這頭親事恐怕不大好辦吧？這年頭新式人都講究什麼自由戀愛。

周：可惜你的小姐還在學校唸書，離這兒太遠，呃，待會兒吳同志要來，你不妨拿張你小姐的照片給他看一看，當面同他談談試試看，（開玩笑）不過，這頭親事說成了，我這個媒人少不

了喝杯喜酒囉！哈……哈……

虎：那還用說？只怕不成功哦！呃，吳同志今晚真的要來？

周：沒一定，好像是說晚上有空的話就來。

虎：（失望）恐怕不會吧！我這兒他就從來沒有來過。

周：這也是人家公事多，太忙了。

虎：嘿……嘿……我看別說是吳同志不會來，就連那王申明和朱大留兩個也不會來，嘿……嘿……

……在頭兒變了，我們都不值錢了，（喝茶）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我今年算了一個命，說是這個月有點兒小災星，過了這個月運就轉了，我看，這個命就應在——嘿——應在這個消息身上。

周：什麼消息身上？

虎：（小聲）我聽說的是美國還要幫蔣委員長打三次世界大戰，聽說是，這個月月底就要反攻過

來，用什麼，什麼原，原子彈，好厲害！

周：用原子彈？（呆了一下）唉！（懷空起來）國際上的事情，真是難說，我是消極了多年，報也不看，政治也不問，反正做人就只好比做夢，馬馬虎虎，逢場作戲，過一天算一天，真是，（又啞起京白來）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日又如何？！

李貴財：（下簡稱李）（自大門上）林大爺！周先生！

周：嚶！嚶！

虎：（假意客氣）哦！是李貴財，貴財！怎麼羅富貴不跟你一起來？

李：他老婆病着嘍！過會兒就來。

虎：你坐嘛！秀英！泡茶！

李：哦！哦！（仍然站着，催促不安）我看看媽去！（由右門下）

秀：（臉，手油污，端茶出，放桌上，向虎）爹！菜都快燒好了！

虎：（揮手）客沒來齊，急什麼？！（揮手，想起）呃，糕餅點心先拿點兒來！

秀：是！（下）

周：怎麼？秀英還遺叫你爹啦？

虎：秀英人長得挺不錯，就是性子倔，不聽話，我打算把她許配給李貴財嘍！
周：哦！你府上真是喜事重重，怪不得你林大爺滿面紅光，越來越發啦！